

● 苏州历史文化人物小说系列
◎ 王开征 著

長年美口蘇門可矣
作自馬得浙江上片
既強除花外他漁父
我慶標一沈郎

浪浪長釣
當日三前心也一
歌中有柳磯
對岸結草為心
陰傳換笛一聲
使人思遠

Suzhou Lishi Wenhua

Renwuxiao Shuoxi Li

梁辰魚



| 广陵书社 |



梁辰魚

王开征 著

苏州历史文化人物小说系列 广陵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梁辰鱼 / 王开征著. - 扬州: 广陵书社, 2006.1

(苏州历史文化人物小说系列)

ISBN 7-80694-152-5

I. 梁... II. 王... III. 梁辰鱼 - 传记 IV. K825.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00463 号

《苏州历史文化人物小说系列》编委会

主 编 高福民

编 委 吴国良 陆 凯 成从武
陈 嵘 朱水南 周炬敏

编 务 夏莉莉

序

高福民

王开征女士的系列小说《王周士》、《魏良辅》、《梁辰鱼》出版了，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这三位历史人物，都曾经生活在苏州土地上，对苏州文化的传承发展发挥过积极作用。他们对当代苏州足引以为骄傲、具有乡土特色的艺术样式——评弹和昆曲的形成、发展以臻于成熟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历史，至少是苏州的历史应该记住他们。然而，事实是如此的不公平，他们的生平并没有留存在正史上，连方志上也吝啬得只留下寥寥几句。以至于后代的文艺史家们在为他们作传时觉得无从措手；经过梳理考证，好不容易才理出了一点头绪，但是仍然留下了许多空白。王周士、魏良辅两人，在一些当代权威辞书上均注为“生卒年不详”，“生平资料很少”。只有梁辰鱼，因为补过太学生，参加过抗倭，又有点诗名，才得以收入《昆山人物传》，不过生卒年依然不详。这类事多少折射出古代艺术家的命运，但是，对于这种空缺，却不能不使现代人感慨系之。

历史小说不等同于历史，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小说。它要求有依据，但又不拘泥于历史，作家可以添枝加叶，可以穿插一些有关的事件，更可以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想其所想，写得比一般史书上的人物传记更为丰满，更为生动有趣。但它不是“戏说”，不是

序

把历史人物理想化、现代化。王开征女士的小说努力做到了这一点。古人毕竟是古人,作家写出的应该是彼时彼地可能有的情境,不违背历史的大环境、大真实。

因为材料来自民间,融进了人民的爱憎感情,表现了属于历史的,也是人民的价值判断。这样,使得作品既是鲜活的,也是相对公正的。从这个意义上看,王开征女士的艺术作品,多少带有民间文学的色彩。然而,它又与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作品,有所区别。严格意义上的民间文学作品,要有原创性、口头性,作者只是记录者、整理者。王开征女士融书面材料与传说于一炉,精心打造,写出了她心中的古人。她注意搜集口碑材料,融入历史,把零碎的材料缀成整体,让我们看到完整的古代艺术大师们的情貌,了解他们在艺术创作上的艰难的探索和不懈的追求,作为我们从事精神创作的参考,她的劳作是有开拓性的。

王开征女士如果从学历上讲只是小学毕业,但对文学特别是对苏州历史上的文人轶事却兴趣浓厚,退休后经常在图书馆查阅资料,全身心地投入创作,数年坚持不懈,连续完成几部历史小说,精神可嘉,仅就这点而言,也显示了姑苏的文化气氛和苏州人的精神追求,是很值得称道的。她的精神感动了我,我对她从不熟悉到熟悉,到支持她潜心创作,笔耕不辍。

有感于斯,是为序。

二〇〇五年十月

内容提要

明朝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二日。昆山巴城澜溪梁家庭院，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厅居中，一张披红挂绿的太师椅上，老太爷梁鸣鹏左手执杖，右手怀抱一个襁褓，眯着老眼，笑着笑着，目光呆滞，嘴角边挂下一丝长长的口水，怀抱中的襁褓坠地，哭声响彻澜溪。顿时，梁家上下喜红换孝白。襁褓中的小囡就是日后的一代戏祖梁辰鱼。澜溪边，总旗牌督防京师九门戚继光造访；昆山城御敌，促膝论兵；铁铃关，赤身书誓言；抗倭大捷，凝神走笔；得罪权贵，报国无门；秦淮河边，初识湘兰；豪饮高歌，云房殉节；一气呵成，传奇《浣纱记》定拍初演；龙骧捕鼠，青浦令作难；莲台仙会，诸姬尽唱梁郎曲；大堂之上，以律告诫父母官；马鞍山上，白头拥吴姬；一代戏祖，虎丘曲会，演范蠡；墓地关葬，王世贞嬉戏梁伯龙。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回 假子真孙	4
第二回 虎丘曲会	15
第三回 戚大将军	25
第四回 痛失挚友	34
第五回 任公平倭	45
第六回 砖城御敌	52
第七回 中年得子	60
第八回 红牙象板	69
第九回 名图冤案	79
第十回 报国有门	91



第十一回 莲台仙会	102
第十二回 巡抚海瑞	116
第十三回 龙骧捕鼠	126
第十四回 南马头曲	138
第十五回 游马鞍山	147
第十六回 黄天荡荷	157
第十七回 垂虹桥月	169
第十八回 登凤凰台	178
第十九回 白头吴姬	188
第二十回 一代戏祖	200

引子

明朝嘉靖十九年八月十五日。

平江府虎丘山千人坐。玉兔西沉。蝉儿不噪，鸟儿不鸣。千人坐曲坛上，范蠡与西施正娓娓而唱：

范蠡（北梅花酒）：

笑燕秦楚共齐，笑燕秦楚共齐。耀千戈整旌旗，军共马露水泥。兵和将釜中食，酒席间森剑戟，庙堂中坐习笔，一霎时见凶吉。

西施（南锦衣香）：

你看馆娃宫荆榛蔽，响屧廊莓苔翳。可惜剩水残山，断崖高寺，百花深处一僧归。空遗旧迹，走狗斗鸡，想当年僭祭。望郊台凄凉云树，香水鸳鸯去。酒城倾坠。茫茫练渚，无边秋水。

青浦县令屠隆悄声问身旁的曲家张凤翼：“伯起，这位扮演西施的女娃，莫非就是嫣红？”

张凤翼手执素扇打着拍板，目不转睛，侧耳倾听，全然不理会屠隆所问。

曲坛上。范蠡全神贯注地在唱（北收江南）：

呀！看满目兴亡真惨凄，笑吴是何人越是谁？功名到手未嫌迟！从今号子皮，今来古往不许外人知。

西施顺着乘船势摆动着唱（南浆水令）：

采莲泾红芳尽死，越来溪吴歌惨凄。宫中鹿走草萋萋。黍离故墟，过客伤悲。离宫废，谁避暑？琼姬墓冷苍烟蔽。空园滴，

空园滴梧桐夜雨；台城上，台城上夜乌啼！

范蠡振振精神，放声高歌（北清江引）：

人生聚散皆如此，莫论兴和废。富贵似浮云，世事如儿戏。
唯愿普天下做夫妻都是咱共你。

唱罢，他从容踏上数步，凝重的目光扫向千人坐四周的济济人头，朗声吟诵：

尽道梁郎识见无，反编勾践破姑苏。

大明今日归一统，安问当年越兴吴。

西施扮演者急急踏上数步，两手扶住范蠡，双双作谢状。

屠隆：“梁伯龙，梁伯龙，真忒难为你了，想你七十二高龄尚还能演此全本《浣纱记》。难怪各路曲家、听客无一半途离去。”说罢，他猛然拍掌，这一下拍破了千人坐四周的寂静，一时间，如雷的掌声迎来了一轮耀眼的旭日，冉冉而升。

范蠡的扮演者梁辰鱼在西施的携扶下缓缓步下曲坛，却仍然余兴未尽，嘴里悠悠吟诵着：“自家范蠡，向因闲游苧萝山下，得遇西施，不觉三载有余矣。”忽而话一转，“秀竹，为何扮演西施的竟是你？嫣红呢？嫣红这丫头去了哪里？”

秀竹边卸却头饰边答道：“嫣红妹妹从未见过如此场面，一时怯场，赖在半塘寺内未上山来。老爷，秀竹恐怕误了场，只能勉为其难了。虽唱得不如嫣红妹妹，总算未扫老爷们的兴。”

张凤翼似梦初醒：“难怪，这曲坛上西施一出场，就觉着陌生，别有一番情趣。原来是秀竹姑娘救了场，能唱下全本《浣纱记》传奇，也真是难为秀竹姑娘了。”

秀竹羞涩地一笑：“老爷编的《浣纱记》传奇，学馆中人人会唱，只是秀竹唱得不如嫣红罢了。”

屠隆：“啥？这西施不是嫣红女娃扮演的？却能演得如此传神。”他回过头对着梁辰鱼，“我说，伯龙，你真可谓名师出高徒，如秀竹姑娘这般的高徒，你究竟藏了多少？”

梁辰鱼：“不多，不多，如秀竹姑娘嘛，亦就秀竹一人而已。”忽又柔声问秀竹：“这么说，你演罢《红线女》又——”

秀竹微笑着点点头。站在一旁始终未曾开口，仍然沉浸在刚才《浣纱记》传奇中的王世懋感慨万千，对着尚未卸装的梁辰鱼，颤声说道：“伯龙，今如愿得见你亲自扮演的全本《浣纱记》，世懋平生足矣。”

梁辰鱼：“敬美表叔，此去福建任上，多多珍重，任满回转苏州，辰鱼再为表叔唱新剧。”

王世懋情深意切，两手紧握住梁辰鱼的双手：“讨伯龙吉言，但愿世懋能生还故里。”

孤树芳草斜日里。

昆山巴城镇武神潭，水平如镜，涵虚混太清。映出梁辰鱼遐思绵绵的倒影，幻出一代戏祖之生平。

第一回 假子真孙

明朝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二日。

昆山巴城澜溪，梁家庭院内，张灯结彩，热闹非凡。大厅居中一张披红挂绿的太师椅上，老太爷梁鸣鹏左手执杖，右手怀抱一个蜡烛包，眯着老眼，目不转睛对着襁褓里的男婴边笑边自言自语：“看这孩子可像老夫，长相像老夫否？哈哈，哈哈。”

小丫头云香：“老太爷，少夫人房内监生娘娘前香烛点好了，浴汤水里长生果、桂圆亦放好了，小丫头抱小少爷去沐浴吧。”

老太爷梁鸣鹏抱紧了怀中的襁褓只是不肯松手。

婴儿的父亲梁介满面堆笑，招呼着前来吃三朝酒的亲朋好友们，一位与梁鸣鹏相貌酷似之人跨进厅堂，他是梁鸣鹏的胞兄鸣鹤。梁介迎上前，低低地唤了一声：“爹爹。”梁鸣鹤以眼神阻止梁介，朝太师椅里端坐着的兄弟望去，面色骤变：梁鸣鹏依旧眯着笑眼，端坐在太师椅中，目光呆滞，嘴角边挂下一丝长长的口水。

梁鸣鹤疾步上前。梁介也觉察到异常，转身朝堂上望去，他一阵心悸，双目满含惊恐，快步上前，急急地呼喊：“父亲，父亲，这——许是忙了这大半天累了，云香，快快扶老太爷回房歇息。”

云香：“不好了，不好了，老太爷尿在裤裆里了。”

太夫人手扶小丫头云玉闻讯出来：“老爷，老爷，你太开心了，你忒开心了，这把年纪如何经得起如此的大喜。”

梁鸣鹤右手的两个手指从兄弟的鼻下移开，哀呼着：“三弟，三弟，想不到二哥赶着回来，却是来送你……”泣声掩盖了下面的话，脸上淌下两行老泪来。

梁鸣鹏怀抱中的襁褓坠地，哭声响彻澜溪。顿时，梁家上下喜红换孝白。

东西生明月，昼夜如转珠。梁家庭院内，管弦声声。一个童声正奶声奶气地引颈高唱：

他那里为我愁，我这里为他瘦。临行时啜赚人的巧舌头，指归期约定九月九，不觉的过了小春时候。到如今“梅教夫婿觅封侯！”

梁老夫人坐在向阳处，笑道：“就这么个小鬼头，懂得什么愁呀瘦的，这一招一势却十二分的像他的阿爹呢。”

梁介夫妇侍立在一侧，听见母亲称赞，喜形于色。梁介忍不住脱口而出：“难怪父亲当初竟会乐过了头”，他悟到自己失言，对母亲偷望了一眼，慌忙改口，“母亲若以为小孩儿家不宜唱此等曲，不妨让先生再莫教他就是了。”

小辰鱼理直气壮：“这不是先生教的，是云香姐姐教辰鱼唱的。”说着，对待立一旁的云香甜甜的一笑。

老夫人：“谁说不宜？老身就欢喜看小辰鱼的这一招一势，管他嘴里胡乱唱些什么。”

梁介慌忙地说：“只要母亲欢喜就好。”

老夫人忧心地说道：“有什么人能明白我的心思？”

梁介夫人：“母亲的心思，媳妇明白几分。”

老夫人：“明白就好，所谓假子真孙，好不容易熬了这二十几年，总算熬到了这么一个人见人爱的孙子，老身别无所求了。”说罢，老泪纵横。

正唱得起劲的小辰鱼忽然住口，惊奇地问：“祖母，你说的假子真孙是什么故事？祖母又为何说着就哭了起来？”

梁老夫人揩一揩眼泪，爱怜地抚摸着走到自己身边的小辰鱼，柔声说道：“祖母这是开心，这眼泪是喜泪。”

小辰鱼好奇地问：“为什么大人开心也会哭的呢？”说着，竟也挂下两行泪水。

梁老夫人越发地欢喜小辰鱼，信口说：“只有小辰鱼最懂祖母的心。”

小辰鱼忽然挣脱出来，小大人似地一本正经：“祖母，你说这当年给我取名的魏先生为何竟一趟也未来看望过小辰鱼呢？”

梁老夫人抬眼向梁介求救。

梁介：“魏先生是个大忙人，说是要遍搜南词，写什么书呢。”

小辰鱼：“辰鱼长大了亦要写书。”

梁老夫人：“对，俚小辰鱼大了，好好读书，不要说写书，还要到京城里去考状元。”

小辰鱼仰头问：“爹爹，可知魏先生考了状元否？”

梁介轻轻摇头。小辰鱼不假思索：“那，辰鱼也不考状元。”

梁介心头一惊。

小辰鱼：“爹爹，今年八月半还去苏州否？”

梁介若有所思，并未介意。

小辰鱼又追问：“爹爹，带上小辰鱼一起去虎丘曲会，可好？”

梁介依然未听见。老夫人责怪道：“你看看，小辰鱼连连问爹爹话呢，你这当爹爹的怎么这般的不理不睬呢？”

梁介猛然醒悟：“啥？母亲说啥？”

老夫人：“啥？小辰鱼要跟你去虎丘曲会呢。”

梁介的头摇得似拨浪鼓：“不行，不行，此等地方，并非小孩子去得的。”

老夫人：“由你这个父亲领着，让他去吧，回来亦好学着唱给老身听听。”

清风破暑连三日，绿荫幽草胜花时。梁家后院湖石边。

云香低低地唱。辰鱼静静地听。云香一曲唱罢。小辰鱼催促着：

“云香姐姐，再唱【寄生草】‘兰麝香仍在’这一段，站起来唱。”

云香亭亭玉立，轻启朱唇缓缓唱：

兰麝香仍在，佩环声渐远。东风摇曳垂杨线，游丝牵惹桃花片，珠帘掩映芙蓉面。你道是河中开府相公家，我道是南海

水月观音现。

云香唱罢，小辰鱼嘻嘻地只是对着云香笑。云香脸上一抹艳红，低低地：“小少爷，为何只是盯着云香看，有什么好看的哟。”

小辰鱼：“姐姐就是南海水月观音，更比观音多了些红润。”

云香娇嗔：“撕了你的嘴，下回再敢不敢编排你云香姐姐了。”

小辰鱼笑着央求：“好姐姐，辰鱼说的是真心话。辰鱼娶新娘，定要娶像云香姐姐那样标致又会唱曲的。”

云香：“越发的胡言了。”她一转身，朝院门奔去，“云香去老夫人面前讨个说法。”

小辰鱼飞快地赶上云香：“好姐姐，辰鱼再不敢了，求姐姐莫要去祖母那里告辰鱼。”他偷眼望望云香，又低低地说：“人家说的都是真话嘛。”

云香嫣然一笑，飞快地入院内而去。

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梁家后门口，池塘边。夜。

小辰鱼攀树捉天牛。捉累了，倚在树干上歇息。阵阵水声，小辰鱼好奇地朝水池中望去，顿时，目光定在池塘中。

树荫下，池塘里，云香身穿一抹大红肚兜，正在洗澡。她思想着日间与小辰鱼打闹之事，暗地里羞红了脸，心似小鹿似的狂跳。

小辰鱼呆看许久，悄无声息地下树，胡乱地拉去身上衣衫，一头钻进池水中。云香惊叫着：“蛇！蛇！”跳上岸来。

小辰鱼嘴里也喊着：“蛇？蛇？”一跃出水，直扑上来抱住云香赤裸的后背，吓得不知所以。云香酥酥地依偎着小辰鱼，嘴里喃喃低语：“好了，好了，你将姐姐吓死了。”

小辰鱼：“姐姐的身子在发抖，真是被辰鱼吓的。”云香双眼微闭，不能自主。小辰鱼旋转云香的身子，梦呓似的：“云香姐姐真美，辰鱼以为——”

云香将小辰鱼越抱越紧，樱唇在小辰鱼的脸面上乱撞。小辰鱼喘着气：“真是洛神下凡。”

云香：“抱紧，抱紧。”

云香瘫倒在小池边树荫下，小辰鱼并排地卧在云香身边。小辰鱼：“都说春色撩人，这残暑更迷人。”

二十年后，东桥街上。

行人行色匆匆。梁介一脸惊恐，急匆匆扑进院门：“辰鱼，辰鱼，辰鱼在家吗？”

梁介夫人迎上前来：“老爷，何故着急寻辰鱼？”

梁介：“东桥街上人人自危，据说附近山中有虎迹，先是夜间出来伤人，今日有人看见田埂上有被老虎噬咬剩的尸骸。”

梁介夫人急得面色煞白，许久，急出一句话来：“老爷，快去书房望望，小开林可在？妾身腿软，移步不得。”

梁介急步扶住夫人。夫人挣脱丈夫，手指书房：“快去——”

书房内。梁辰鱼唉声叹气：“眼下只有送开林出去躲避一阵，只是送他去哪儿好呢？这孩子从小习性怪异，有谁愿意收这个累赘？”

夫人：“孩子自小喜欢唱曲，老爷，不如送他去苏州暂避？听说当年太仓魏先生之子也在苏州，拍得一手好曲，不如——也如了孩子的心愿了。”

梁辰鱼：“自古都是延先生上门教，那有——”

夫人：“老爷，当务之急，顾不上这许多的礼数了，将孩子送出昆山为上。”

梁辰鱼沉沉叹出一口气；“事到如今，也只能如此了。”

阳春二三月，草与水同色。至和塘。一叶小舟朝苏州方向飘去。船舱内。梁辰鱼谆谆叮嘱：“到苏州去寻访魏先生，是权宜之计，要好好听先生的话，父亲送你上岸后，就原船而归。”

小开林：“爹爹，你说魏先生会收下开林否？他家的阿姣姐姐长得漂亮吗？”

梁辰鱼：“会的。魏先生可是个热心人，定会收下你的。不过你

切不可顽皮，阿姣姐姐是个美人胚。”

小开林：“知道了，爹爹放心。爹爹回去对祖母说，小开林学成回去，定日日唱与祖母听。”忽而话锋一转，“爹爹，那日祖母说的假子真孙是什么？为何说着说着竟哭了？祖母出的真是喜泪？”

梁辰鱼：“小开林长大了。爹爹不妨告诉你也罢。”

小开林仰头聆听，梁辰鱼沉思片刻，缓缓道：“祖父并非你曾祖父所出。”

小开林似有所悟：“定是曾二叔公，是吗？”

梁辰鱼爱怜地抚摸着儿子：“小开林果然长大了。那一年，你二曾叔公任高唐州判，二曾叔婆产下第二个儿子，那便是你祖父。只因你曾祖父连娶两房新妇终亦无嗣。于是，老太公做主，将你祖父嗣与四房。等到你二曾叔公回家，木已成舟。他一赌气竟独自回了老家。”

小开林：“老家？二曾叔公回的哪个老家？”

梁辰鱼：“说来话长。梁氏一族原非昆山人氏，祖籍河南。元朝元贞年间，昆山县升为州，先祖元德公走马上任，执昆山事。第二年，就举家迁往昆山落籍。从此，昆山州有了梁氏一族。自元德公算起，传至小开林已是十二世了。”

小开林：“这么说，这昆山县内，凡梁姓均为一族？”

梁辰鱼：“正是，你太公共有七个儿子，除却你曾祖父未曾离开过昆山一步，其余弟兄均在外任官，二叔公也是在你太公仙逝那一年才回的昆山。”

忽然间，船身一震，稳稳地在鱼行桥矗堍停了下来。梁辰鱼朝窗下望去，忧忧说道：“到了，就是这里。”他从怀中摸出一封书信，郑重地交与开林：“上岸见到魏先生后，将此信交于他，代为父的向魏先生问个好吧。”

小开林将信放入随身包裹内：“爹爹何不一起登岸，与魏先生见上一面呢？”

梁辰鱼：“不去也罢，为父的不便进去，开林听话，父亲这就回去了。”